

宋代俳谐文研究

刘成国

内容提要 宋代士林中诙谐戏谑之风的盛行促使轻视俳谐的文学观有所转变。现存宋代俳谐文约有一百五六十篇，其创作持续时间较长，创作群体相当广泛。南宋文坛上还出现了俳谐文的倡和和结集。宋代俳谐文按照不同的俳谐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拟体俳谐文、假传类俳谐文、假托鬼神类俳谐文三类。较之前代，宋代俳谐文的社会批判锋芒有所减弱，而文字游戏的倾向得以强化，呈现出日益雅化的趋向。

关键词 俳谐文 戏拟 拟体俳谐文 假传

以文为戏（戏谑，俳谐，游戏）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绵绵不断的创作传统。尽管几乎在各个朝代，这一传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载道、言志、缘情为中心的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批评和排斥，它却并未由此销声匿迹。它始终潜伏在文学史的边缘或底层，倔强地生长、繁衍，最终形成了古典文苑中一道奇谲瑰丽的独特景观——俳谐文学。

宋代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一个俳谐文学繁荣期。与前代相比，此期的俳谐传统在文、诗、词、赋、传奇等各个文体领域中都全面地绽放，并对主流文学传统形成了巨大冲击，导致了宋人文学观念、审美意识、艺术表现等各个方面的变化。对此，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嫌薄弱^①。以下本文拟在梳理宋代俳谐文文献的基础上，对宋代的俳谐文学观、俳谐文的艺术表现、审美新变等问题予以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人们更多关注。

一

“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和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②，这种对谐趣的追求，根植于人类的审美天性。它往往随着时世的盛衰、风会的迁移而在古代文人群体里呈现出波浪起伏的态势。宋代的右文政策促使士人阶层不断壮大。他们的经济生活、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较之前代都有了显著提高，因而也有充分的闲暇来享受生活，吟诗作赋，群居唱酬。在一片诗酒娱乐、歌舞升平的社会氛围下，一股俳谐戏谑之风开始在仁宗一朝士林中悄然兴起。它与学术界津津乐道的所谓北宋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共同构成了宋代士人的精神风貌。士人们在仕途通达时，把“谐谑作为一种智力优越、常识渊博的显示，娱己且玩人；仕途坎坷时，谐谑又可作为淡化悲苦、抚慰伤痕的灵药，自嘲且自悦”^③。“只有到了宋代，文人的诙谐才被视作自主的表现。对于诙谐的价值也不仅仅从俳言谑道的载道之义上去加以提高，而是欣赏其微言解颐的趣味性，并把它作为淡化人生苦

① 目前学术界对宋代俳谐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俳谐词上，如邓魁英《辛稼轩的俳谐词》（《词学》第六辑），刘扬忠《唐宋俳谐词叙论》（《词学》第十辑）等。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章讨论了宋代诗歌中的谐趣。至于宋代的俳谐诗、俳谐文、俳谐赋、俳谐文学观等，还无人问津。

② 朱光潜《诗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页。

③ 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第67页。

难意识,摆脱物我对立尴尬处境的有效手段”^①。从诸多宋代笔记、诗话的记载来看,这股诙谐之风“多以文人生活的内容为材料,尤其是语言文字、学问识见以及文人间参差芜杂的生态众相”^②。其代表人物有陈亚、曹琰、刘攽等人。宋代一些著名文人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杨亿、晏殊、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

这种士林新风为宋代俳谐文学的发展、酝酿提供了优质的文化沃壤。首先,它促使轻视、排斥俳谐的传统文学观得到深刻的转变。早在南北朝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专门讨论了“谐隐”,可直到唐末五代,对俳谐文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一代文宗韩愈撰《毛颖传》,除柳宗元外,举世哗然,众口交攻。张籍谓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③,裴度批评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④《旧唐书·韩愈传》甚至斥之为“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宋代文人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宋祁《宋景文公笔记》推崇《毛颖传》、《送穷文》等“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苏轼也高度认可韩愈以文为戏的创作实践:“退之仙人也,游戏于斯文。”^⑤对于前代俳谐文的价值,宋人多能阐抉入微,予以肯定,并且在此基础上梳理、辨析其艺术发展轨迹,沿波溯源。如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谓:“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俳谐文虽出于戏,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而退之所致意,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今不中书等数语,不徒作也。”^⑥

其次,宋人开始有意识地从理论层面对俳谐文学的价值予以阐释,强调谐谑调笑也是诗文的重要功能之一,以使其在严肃庄重的文学苑林中占据一席之地。欧阳修《六一诗话》赞扬韩愈之诗:“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六《书王知载胸山杂咏后》谓:“诗者,人之情性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叙人情”、“状物态”属于诗歌的传统功能,而“资谈笑”、“助谐谑”却是宋人对诗歌功能的首次拓展。酸楚的“呻吟”是诗人痛苦心理的宣泄,旷达的“调笑”又何尝不可当作心灵的一味清热剂?欧、黄二人将谐谑视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功能,无形中提高了俳谐文的品位和地位。在此基础上,周紫芝进而冠冕堂皇地引经据典,把俳谐、滑稽与文学讽谏教化的严肃主题绾合在一起,从而使俳谐文学可以名正言顺地厕身于高雅文学的殿堂。《太仓稊米集》卷五二《滑稽小传序》谓:“孔子,大圣人,犹以言戏子游;卫武公,周之大臣,尚作抑诗以戒厉王,且以自警。想其为人,严肃端毅,非滑稽谐谑之流,而诗人美之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司马迁作《史记》一书,上下数千载,而特为滑稽立传。东方曼倩目如悬珠,齿如编贝,胸中有书四十四万言,而以滑稽自雄。岂非俳谐之中,自有箴讽,或能感动人情,使之改过,是以有取焉耳。”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士人日常的嘲笑戏谑中,已经包含了俳谐文中若干常用手法,如谐音、双关、戏拟、臆改等等。冲口而发、率性而为的滑稽诙谐,与肆笔为文、以文为戏,其幽默效果的取得本质上是大同小异的。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士人们审美情趣的变化,诚如韩经太所指出:“曲尽人情物态之妙,可谓中国诗歌美学之传统的创作宗旨,而曲尽谈笑谐谑之妙,则只能是宋人新兴的情趣了。唯其

① 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

② 此类趣事在宋代比比皆是,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八、三九专辟“诙谐门”,记载此类文人谐事。

③ 张籍《上韩昌黎书》,《全唐文》卷六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5页。

④ 裴度《寄李翱书》,《全唐文》卷五三八,第2419页。

⑤ 苏轼《顷年杨康公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于板桥,仆嫌其地湫隘,移书使迁之文登,因古庙而新之,杨竟不从。不知定国何从见此书,作诗称道不已。仆不能记其云何也,次韵答之》,《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8页。

⑥ 宋人对俳谐文的诸多评论,另可见王楙《野客丛书》卷六“文人递相祖述”条、卷一六“退之《毛颖传》”条,马永卿《嫩真子》卷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七,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等。

情趣在此,便平添了一种幽默的眼光,不仅能于谐谑处见谐谑,甚至能于无谐谑处见谐谑。”^①只有具备了这种幽默的眼光、谐谑的情趣,宋代的俳谐文才得以从涓涓细流,汇聚成长河大浪。

二

汉魏晋南北朝是俳谐文学的发轫期。据王运熙等学者考察,此期俳谐文现存约有五十篇左右。宋代俳谐文数量远远超过此数。笔者从《全宋文》、宋人文集、笔记、类书等初步钩辑,搜罗到各类俳谐文一百五六十篇(还不包括以体物为主的俳谐赋)^②。这些俳谐文在宋人文集中,大多列为“杂著”。其中有许多篇,倘不置于俳谐传统中仔细阅读,颇难索解。现将其篇目、作者等辄举如下:

李肃《代周答北山移文》;李从谦《夏清侯传(簟)》;李觉《竹颖传(矢)》;宋白《三山移文》;张咏《木伯传(木材)》、《骂青蝇文》;王禹偁《乌先生传(桑)》、《遣拙鬼文》;赵湘《迎富文》;契嵩《西山移文》;欧阳修《憎苍蝇文》;王令《送穷文》;韦骧《逐佞文》;杨杰《南山移文》;刘敞《责和氏璧》;苏轼《杜处士传(杜仲)》、《万石君罗文传(歛砚)》、《江瑶柱传(玉珧)》、《黄甘陆吉传(柑橘)》、《叶嘉传(茶叶)》、《温陶传(面)》(这几篇俳谐文,叶梦得《避暑录话》、洪迈《容斋随笔》以为皆是伪托苏轼之作。陈善《扈虱新话》谓《叶嘉传》是陈元规所作);黄庭坚《跋奚移文》;秦观《遣疟鬼文》、《清和先生传(酒)》;张耒《竹夫人传(竹几)》、《逐蛇说》;吕南公《平凉夫人传(竹枕)》;李昭玘《祭枯骨文》;刘跂《玉友传(酒)》;唐庚《陆湑传(酒)》;周紫芝《祭野鬼文》、《竹坡四君子字序》;洪刍《陶泓传(研)》;李纲《武刚君传(宝剑)》、《方城侯传(棋局)》、《文城侯传(印章)》;郑刚中《戒鸡文》;王之道《遣疟鬼文》;张嶠《祭孤魂疏》;曹勋《荔子传(荔枝)》、《棋局传(棋局)》;刘子翬《髯戏》、《苍庭筠传(竹子)》;王之望《留穷文》;程俱《龙亢侯传》;李石《罗熨传(罗卜)》;王十朋《四友录》;胡铨《拟常熟县开国侯谷实进封常熟县开国公制》、《代谷实谢表》、《拟马菽除驾部诰》、《代菽谢表》、《拟陇西郡开国侯来牟进封关内侯加食邑实封制》、《代来牟谢表》、《拟米林除祭酒诰》、《代米林谢表》(以上胡铨《掇耕稿》);陈傅良《责盗兰说》;洪适《弃猫文》、《竹奴文(竹几)》、《戒蛇文》;周必大《即墨侯传(墨)》;杨万里《豆柔子传(豆腐)》、《敬休儒传(短灯檠)》;李洪《石偈传》;陈造《蕲处士传(象棋)》、《无长叟传(短灯檠)》;王质《承元居士传(薜荔)》、《平舒侯传(竹簟)》、《曲先生传(酒曲)》、《玉女传(益母草)》;崔敦礼《留穷文》;林半千《遣情文》;蔡戡《青奴传(竹几)》;高似孙《郭索传(蟹)》;郑清之《楮知白诏》、《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此即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制》);林希逸《代毛颖谢表》、《代楮知白谢表》;刘克庄《遣蠹鱼赋》、《劾鼠赋》、《诘猫赋》、《责蛙赋》、《代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实封制》、《代毛颖谢表》、《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代石虚中谢表》、《代陈玄除子墨客》、《代陈玄谢启》、《赐楮知白诏》、《代楮知白谢表》(以上八篇即刘克庄《四友除授制》);郑东山《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胡谦厚《拟驳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奏》、《拟驳陈玄除子墨客卿奏》、《拟驳召楮知白奏》、《拟弹中书令管城侯毛颖》(这四篇即《拟弹驳四友除授集》);王希吕《祭蝗虫文》;陈淳《祷黏蝇文》、《喻猫文》;许棐《责井文》;李曾伯《逐蚤吟》;方岳《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制》、《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陈玄除子墨客卿诏》、《赐楮知白诏》、《赐毛颖辞免进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诏》、《赐石虚中辞免翰林学士恩命不允诏》、《陈玄除凌理阁学士依旧墨客卿封松滋侯诰》、《赐楮知白诏号纯素先生诰》(这八篇即方岳《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金盈之《竹奴文(竹几)》;林半山《遣情文》;区仕衡《送穷文》、《金银传(银)》;王柏《大庾公世家

① 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第127页。

② 关于俳谐文的定义,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笔者对宋代俳谐文的认定和搜集,采取了较为保守的作法,主要依据有三:历代文学批评中共同认可的某篇、某类俳谐文;目前学术界对自汉至唐俳谐文的研究;文章的俳谐艺术、喜剧效果等。

传(梅)》;连文凤《冰壶先生传(齏汁)》;林景熙《春声君传(八角纸)》、《汤婆传(汤婆)》;邢良学《黄华传(菊)》;马揖《菊先生传(菊)》;王义山《金少翁传(金)》、《香山居士传(檀香)》、《甘国尧传(甘草)》;吴应《孔元方传(钱)》;曾公夔《问钱神策》。

从以上篇目中,我们可以初步浏览到宋代俳谐文创作的大体面貌。首先,宋代的俳谐文创作持续时间较长,创作群体相当广泛。从宋初到宋末,甚至包括南渡前后,均不乏作手操觚染毫。南渡以后,虽然宋室偏安一隅,却并未妨碍文人们利用此类文章来诙谐戏谑。不仅王禹偁、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张耒、秦观、杨万里、刘克庄等大家纷纷参预其中,一些在文学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作家,如宋白、唐庚、王质、胡铨、方岳、王义山等等,也对此表现出浓郁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看,宋代文坛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源源不绝的俳谐文创作传统。有些作者意识到了这一传统,并且自觉地加以延续、继承。周必大《即墨侯传》序谓:“自昌黎先生为毛颖立传,大雅宏达多效之,如罗文、陶泓之作,妙绝当世。下至包祥、杜仲、黄甘、陆吉、饮食、果臝,亦有述作。墨,文房宝也,顾可阙耶?予秉耒余暇,辄为《即墨侯传》,非敢追踪前哲,姑以游戏云尔。”^①

其次,南宋文坛上还出现了俳谐文的倡和和结集这两种重要文学现象。除了上列方岳《拟文房四制》和《再拟文房四制》、胡谦厚《拟弹驳四友除授集》、刘克庄《四友除授制》、郑清之《文房四友除授制》等外,还有以下诸人的俳谐文集:

胡铨,字国器,括苍人,尝举进士。著有《辍耕稿》,“辑农书为诏、为制诰、为表,凡二十五篇”。今存清汪氏裘杼楼本、《百川学海》丙集本。《全宋文》卷七七六四收其文。

吴必大,字伯丰,《明一统志》卷五九载:“(必大)兴国人,以父任补官,为吉水丞属。权臣指朱文公为伪学,遂致仕。必大早事张栻、吕祖谦,晚师文公,深究理学,议论操守,为儒林所重,有所记师诲传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文章善戏》载其著有《岁寒三友(除授集)》、《无肠公子除授集》。有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②。

郑楷,字持正,号眉斋,三山人,一说浦江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著录其所选《文章善戏》一卷,而误作元人。又谓其著有《拟封花王册》,也是俳谐文集^③。郑楷工于俳谐之作,《全宋文》卷七六九四孙德之《郑持正毛颖制表序》谓:“三山郑君持正与处几年,一日,以所拟制表等作见示,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其命意深隐,其造语精到,其文体则忽然不见斧凿,虽昭宣王度可也。……而君作之不已,至盈卷帙,此非有志为尔也,游戏翰墨,造于三昧,则坌然四出,政不能自知尔。”

林洪,字龙发,号可山,泉州人,南宋江湖诗人。《爱日斋丛钞》卷二载其“湖边杨柳色如金,几日不来成绿阴”诗,谓“人多传诵,却似梅宛陵‘不上楼来今几日,满城多少柳丝黄’”。著有《文房图赞》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上著录:“自笔砚而下,皆为之官称,图其像于前,而列其赞于后。序谓唐韩愈举颖为中书,他竟无所闻,今图赞一十八人,拟以官酬之,俟异日请于朝,罔俾昌黎颀美有唐。”可知此书亦为模仿韩愈《毛颖传》的俳谐文集。

罗先登,庐陵人,生平不详。《千顷堂书目》卷一五著录其《续文房图赞》一卷,续林洪《文房图赞》。《说郛》卷九九载沈周题曰:“宋林洪纪文房通用之器十八类,后罗先登续之,又十八类。各系以职官名号,图像为赞,托之史事,隐然寓褒贬深意。”

辛邕之,生平不详,著《博杨(阳)春秋》一卷,《通志》卷九八列入俳谐类。《少室山房笔丛》

① 曾枣庄等编《全宋文》第23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② 此书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二二著录,笔者未见。南京大学金程宇自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中辑出十四篇(见《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6—122页)。

③ 《文章善戏》是一部俳谐文学选集,晚清尚存,今惟日本静嘉堂文库存有陆心源旧藏抄本一部,为海内孤帙。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将其中宋代佚文辑出,除吴必大十四篇拟制诰体俳谐文外,还有郑楷佚文十三篇,均为拟公文体俳谐文。另有黄梦辑《责狸奴文》一篇,属于拟实用文体俳谐文。

正集卷三谓：“至如……辛邕之有《博杨（阳）春秋》，俱俳谐文。”

方至，字善夫^①，号天慵，睦州分水人，方回宗兄。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载其著《文房四友除授四六》一卷，模拟郑清之所作《四友除授制诰表启》，而用事造语，或有过之。又著有俳谐文集《鄙能小稿》。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二《题方山长鄙能小稿》谓：“（善夫）讲授余暇，过予尤数，又得见近作数十篇，通旧作为一集，题曰鄙能。如岁寒三友召除辞谢之类，视旧为文房四友作尝经先生品题者，愈出愈奇。”

方名父，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〇载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一卷。

刘翀甫，刘克庄之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载其著《四友除授制》。

张端义，字正夫，号荃翁，著《贵耳集》。所著《四友贬制》，一反以上所列诸作，亦属俳谐之什。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载：“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自谓反骚。然材料少，边幅窘，非善辞令者。”

蔡伯英，南宋人，生平不详。尝模拟郑清之《四友除授制》等，著《四友集》。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谓：“退之《毛颖》，或者以为俳，子厚独以诗之善谑、史之滑稽比之。四友除谢之作，亦犹是也。……今总幕蔡君，又出此笔于诸作（指四友除授类）之后，抽擢愈深，排比愈巧。四六家之能事，君实有之，不妨于此游戏也。”

至于俳谐文倡和之风的兴起，标志着俳谐传统在文人群体中的全面流行，是俳谐创作繁荣的重要表现。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一风气肇始于南宋后期，郑清之是始作俑者。参预倡和的先后有林希逸、刘克庄、胡叔献、林公揆、方至、黄牧等人。《后山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谓：“此题安晚（即郑清之，安晚是其号，著有《安晚集》）倡之，竹溪和之，后余联作，已觉随人脚跟走矣。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各出奇相夸，里中士友，如林公揆、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倡和的具体时间，大致是在理宗淳祐四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据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载：“初，安晚先生留养鱼庄，仆以文字时奉燕笑。先生偶出此数，则仆戏和之，既而后村亦和之，尔来作者甚众。”同书卷一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则谓：“昔安晚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继而作者不翅数十家。”据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〇《丞相忠定郑公行状》，理宗淳祐四年，郑清之拜少保，兼侍读，进封卫国公。所谓“安晚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应是此年前后。《珊瑚网》卷三载郑清之《跋宋太宗行书蔡敕》，自称“淳祐丙午（六年）三月望日，郑清之顿首书于养鱼庄”，或可与上文“安晚先生留养鱼庄”互证。

这次倡和持续的时间应该不长。倡和的作品，文体上都属于拟制诰体俳谐文。这或许与南宋词科取士有关^②。参预的人数及具体作品，现在也无从确考。从刘克庄的记载来看，倡和的影响还是颇为广泛的，以致此后引起了许多人的模拟，并且延伸到其他题目。《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载：“安晚郑丞相……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诰》……余戏拟数篇，依本葫芦。公见之击节，后效颦而作者益众，意益新，语益工。又有于四友之外，别以岁寒三友命题者。”

① 此处承复旦大学中文系侯体健博士告知，谨此致谢。

② 南宋词科取士刺激了四六文的写作，而此类俳谐文可以寓科举功课于游戏之中，因此颇受士人青睐。很多士人们把此类俳谐文当作应试的试笔。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近时学者多宗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忆余少游都城，于西山先生坐上初识之。时功父新擢第，欲应词科，西山指榻上竹夫人戏曰：‘试为竹夫人进封制，可乎？’功父须臾成，章末联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转反侧，尔尚形四方之风。’西山称赏。”又，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一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因思宏博一科，嘉定大臣以私意废，士亦弃不习，遂使公朝两制之选，每叹乏才。既设小词科，又欲秋试增为四场，岂亦闻鼠尾帐之诮乎？使今世友朋皆如持叟，于进士业之暇，游戏于斯，文字一机尔，岂有难能者哉？常、杨、苏、李，将层见而迭出矣。”

三

宋代的俳谐文，按照其不同的俳谐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拟体俳谐文、假传类俳谐文、假托鬼神类俳谐文。

拟体俳谐文，包括拟公文体俳谐文和拟实用文体俳谐文^①。此类俳谐文所运用的主要俳谐手法，是戏拟。戏拟，或称戏仿、讽刺性模仿、喜剧性模仿等，它“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文类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模拟，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是主题上的不符”^②。“是对某种现象的形式所具有的个别特点的夸张的嘲讽的再现。它揭示出该现象的滑稽，贬低它的意义”^③。它在古今中外的俳谐文学中被普遍而广泛地运用，并且在后现代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崭新的意义和阐释。在魏晋南北朝的俳谐文中，有很多作品便是运用戏拟手法的俳谐杰作，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袁淑《鸡九锡文》、《庐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王琳《鱗表》，孔稚圭《北山移文》等等。它们的主要艺术特点是“使用或摹仿某种实用文体，而出之于戏谑的内容，通过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营造或增强文章的戏剧效果”^④。

宋代的俳谐文中，大约有三十篇属于此类，如黄庭坚《跋奚移文》、洪适《戒蛇文》、陈淳《谕蚁文》、李曾伯《逐蚤吟》等。它们沿袭了前代同类之作的艺术机杼，为了达到戏谑、游戏的目的，运用某种人所共知的，或既定俗成的，或往往具有固定写作模式的庄重而严肃的文体形式，来表现一些与此文体极不相称的卑陋低俗的题材内容。如刘克庄《后山先生大全集》卷四九《劾鼠赋》：

余悯黄卷兮，惧白蟬之害。颇整比其散乱兮，又补完其破碎。手自肩锄兮，若巾裘于珍具。虽稍辟夫蠹类兮，曾不虞以鼠辈。偶一夕之慵兮，遗数帙于外。明发起视兮遭毒喙，皮壳无恙兮残腹背。余意不怡兮朝食废，思古事兮发深慨。彼盗肉兮汝常态，尚熏掘而诛磔兮，矧灭籍之罪大！余非刀笔吏兮，莫鞠讯而捕逮。始诘汝以理兮，具以臆对。余廩有粟兮，菽园有果菜。库有醢醢兮，庖有脯醢。汝出没其间兮，且攫且囓。每择取其甘鲜兮，而遗余以馁败。汝于此兮夫岂不快，书于汝兮曾微纤芥。汝前身宁盗儒兮剽窃梗概，以《论语》兮受帝拜，以《兔园册》兮事四姓、相五代。既化异物兮，习气犹在。嗟余嗜书兮，甚炙与脍。虽无万卷兮，寸纸亦爱。今与汝约汝法兮，反复告戒。犯前数条兮原其罪，惟啗余书兮不汝贷。求良猫兮设毒械，如永某氏之为兮汝毋悔。鼠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

劾，即弹劾、弹事，指古代监察官员向皇帝检举揭发其他官员的失职违法行为。劾文或弹文则是古代一种与此职权相应的官方文体，有着固定的写作程式和风格。《文章辨体序说》收有“弹文”一类，谓：“按劾之名，其来久矣。梁昭明辑《文选》，特立其目，名曰弹事。若《唐文粹》、《宋文鉴》，则载奏疏之中而已。……若弹文，则必理有典宪，辞有风轨，使气流墨中，声动简外。”刘勰《文心雕龙》卷五则谓：“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缪，秦之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摯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据上所言，弹劾之文不仅必须言有所据，理有典宪，而且应当笔带锋芒；既严肃庄重，又义正词严，气势逼人。这种形式和风格，才符合其“绳愆纠缪”、“职主文法”、“总司按劾”的职掌和功能。

① 按，首次以“拟体俳谐文”来指称此类俳谐文的，是复旦大学徐可超博士。陈允吉先生又将它区分为拟公文体俳谐文和拟实用文体俳谐文二类。见陈允吉《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复旦学报》2006年第4期。笔者在此沿用了这一分类范畴，特此标明。

②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③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④ 陈允吉《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刘克庄的这篇短文虽然以“赋”名之，在写作程式上也与南朝沈约《修竹弹甘蕉文》略有差异，但表现手法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作者的书籍遭到老鼠咬啮，恼羞成怒，于是作者板起面孔，严厉斥责老鼠种种恶行，指出后果之严重（“求良猫兮”）。老鼠于是“默然失辞兮，叩头而退”。文章写得有理有据，义正词严，完全符合劾文的风格。但当我们联想到作者如此大动干戈，针对的居然是对一只毫不起眼甚至有些猥琐的老鼠时；当我们发现在政治运作过程中司空见惯的弹劾文体，突然间与它固有或应有的严肃政治内容相脱节，而被赋予一些与此形式极不相称的琐细卑微的事物身上时，便不禁为之莞尔一笑了。普多普曾列举果戈理小说中一个戏仿的例子：诺兹德廖夫骂他的妹夫是只呆鸟，果戈理在此加了脚注：“鸟是一个对男子含有污辱性的字，来源于字母Q。此字母被某些人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①这一对学术论文中脚注形式的戏仿，其俳谐效果的产生机制与刘文是完全相同的。当形式与内容、目的与手段、本质与外观等等突然脱节矛盾时，喜剧效果便随之产生了。

第二类是假传俳谐文。假传，或称游戏之传，是古代列传中的一类，滥觞于韩愈的《毛颖传》。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四八《答李东甫征君文体杂问》谓：“史传之外有家传……又有特传……又有别传……又其次为游戏之传，如韩公之《毛颖》是也。”《文体明辨序说》谓：“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隐德而弗障，或有细人而可法，则皆为之作传以传其事，寓其意。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皆传体也。故今辨而列之，其品有四：一曰史传（有正、变二体），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其中所谓的“而驰骋文墨者，间以滑稽之术杂焉”，即指假传而言。明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卷四八三罗列传之品有七：“一曰史传……七曰假传。”同书卷五四七所选“假传类”有韩愈《毛颖传》、司空图《容成侯传》、苏轼《万石君罗文传》、秦观《清和先生传》四篇。

韩愈是假传之祖。宋代的假传创作无不悬《毛颖传》为矩矱，而颇有泛滥之势。在艺术表现上，假传其实也和拟体俳谐文一样，主要采取喜剧性的戏拟手法。只不过前者是以文为戏，戏仿的是一些固定、常见的公文体；而后者则是“以史为戏”，戏仿的是正史中的列传体。由于所仿文体不同，假传的俳谐表现远较前者复杂，也更易令人解颐发噱。如秦观《清和先生传》。表面上看，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历史列传。文章首先给我们叙述了一位姓甘、名液、字子美、号清和先生的士人家世背景，继而述其品行和仕宦经历。从其名“渐彻于天子”，到受天子召见、宠遇、封爵、遭谗、失宠、见逐等等，构成了一部典型的士人宦海三部曲。但其实，在这种完整的叙述下面，文章处处都在以一些常见的俳谐手法，如谐音、双关、用典、嘲讽、夸张、荒诞等等，从头到尾在暗示着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酒”的来源、制造过程、功能特征。如第一段：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于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后播弃，或居于野，遂为田氏。田为大族，布于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农之后利其资，率其徒，往俘于田而归。其倔强不降者与强而不释甲者，皆为城旦舂。赖公孙杵臼审其轻重，不尽碎其族，徙之陈仓，与麦氏、谷氏邻居，其轻者犹为白粲与鬼薪件。已而逃乎河内，又移于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于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为氏。始居于曹，受封于郑。及长，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有酝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无不滥觞。孟子称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谓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间而兼有其德，因自号曰“清和先生”云。^②

甘液、子美、清和，这些名号都在暗示着酒的形相和性质。所谓“后稷氏”、“田氏”、“神农”、“麦氏”、“谷氏”，是在暗示酒的原料。从“有神农之后”至“悉化焉”，是在暗示酒的酿制过程。“城旦舂”隐喻舂米；“公孙杵臼”暗喻舂具；“白粲与鬼薪件”暗喻拣米与烧煮。以下“陈仓”、“河（榘）内”、“曲（糴）沃”、曹（槽）、郑（甑）等居地的迁移，则隐喻酿酒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通过双关、谐音和隐喻，作

① 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第32页。

② 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2页。

者将同一语汇的两个差距甚远的意义突然之间凑合在一起,正如普多普在论述双关的喜剧机制时所说:“善于迅速地寻找和运用词的狭窄的、具体的、直接的意义,并且用它来取代交谈者所指的那种更加一般或宽泛的意义,这也是一种俳谐。”于是,文章在表面上对清和先生家世渊源的追溯中,为我们幽默地介绍了酒的原料、产地、酿造过程、贮藏容器等。除此之外,作者还把历史上有关酒的众多佚闻趣事、典故传说,融入到叙事当中,娓娓道来。其叙事完整而精致,其谐隐则贯穿全篇。由此,文章成功地实现了对史传的戏仿——浑穆庄重、垂言励世的史传形式,承载的却是日常生活中一件普通的物品!

与拟公文体俳谐文相比,假传类俳谐文更注重喜剧性格的塑造和喜剧情节的构成。《清和先生传》是这样刻画甘液性格的:“及长,器度汪洋,澄之不清,挠之不浊。有酝藉,涵泳经籍,百家诸子之言,无不滥觞。”张咏为木伯(木材)立传,则谓:“始七岁,有凌云之姿。渐长,磊落见节干。善吟啸风月,俊如鸾鹤麟凤者竞狎之。加以性宽简重厚,纵燕雀辈流,接之泊如也。”^①李纲模仿史臣的语气,赞扬武刚君(宝剑)的性格:“观其为人明利果断,不凝滞于物,劲正之气毅然见于色,其亦锻炼淬砺之气欤。”^②又概括文城侯(印章)的为人:“君平之为人,刻志砺己,表表自见。能文章,习古文奇字史籀之学,虫书缪篆精甚。外虽有边幅廉隅,而其中坦然明白,可见腹心。与人交,虽方圆广狭不常,然终始如一。重信义,不轻为然诺。”^③这些描述传主性格的语言,都极尽体物之妙,语带双关。一方面穷形尽相、惟妙惟肖地描绘所传之物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以此隐喻人类的高尚品格,完全符合史传的体例规范。二者契合无间,足以令读者忍俊不禁。

在情节的设置方面,宋代的俳谐文也多数能够步武韩愈的《毛颖传》,以夸张、荒诞等手法,将与传主有关的典故、佚事、趣闻,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制造出诙谐幽默、亦真亦幻的喜剧场景。如曹勋《松隐集》卷三七《荔子(荔枝)传》:

(玄宗)令等诏中元。妃(杨贵妃)殊喜其人,谓子清心玉莹,当备启沃。上因时召见,或出,则上与妃虚己以待,致驿使交驰。每从楼上望见,骑尘蔽天,妃必笑而识其来。丞相九龄荐其实曰:“君子有三变,惟子有是夫。”居益熟,宾从益沓,争求邀置。上疑有贿,诏曰:“子门如市,何也?”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一曾被诗人、史家屡次讽刺的荒淫奢靡的历史史实,在此被巧妙地移嫁成荔子一生中的一个生活片断。作者在历史的隙缝中,透过诡异的想象和事件情景的换置,实现了对历史事件的戏说和解构。

第三类俳谐文是假托鬼神或梦境,无中生有,荒诞不经。如王禹偁《遣拙鬼文》、赵湘《迎富文》、韦骥《逐佞文》等等。通过拟托鬼神来嘲笑、戏谑人生的一些不足与缺憾,这在世界喜剧文学中,似不多见,而堪称中国之特色。在表现手法上,它主要是沿袭了扬雄《逐贫赋》、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文》等的构思,凭空臆造出穷鬼、富神等形象,然后以人鬼之间主客问答的形式,将本来严肃、深刻的讽刺主题喜剧化。如王令《送穷文》。作者先用漫画夸张式的笔调列举了生活中的种种蹇厄,“举头碍天,伸足无地”,“刻瘠不肥,骨出见皮”;继而把原因推到了穷鬼身上,“是宜有鬼,攀前推后”。这已经是脱离常理、荒诞不经了。接着文章又按此荒诞的逻辑,要驱送穷鬼,结果引出穷鬼辩驳。穷鬼自称不惧“桃茱茱索”,而畏“贪佞吝巧”,若主人具此品质,自己便可离去。于是主人“心汗手涩,知讷口鄙”,只能听任穷鬼去留。文章的俳谐之趣,一是来自于情节上荒诞不经,它是喜剧性的夸张和尖锐化的最高形式。二是得力于文章对穷鬼描写的精雕细刻,颇堪媲美韩愈笔下的穷鬼:“轩然而来,翼然而至,叠足疏膊,闪目哆喙。如将有言,临吐复止。顾视前后,更相笑指。”它将穷、佞、富、巧、病等特点形象地加在鬼神的身上,使其生动、活泼,迥异于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阴森恐怖的泥塑石胎。

① 《全宋文》第6册,第143页。

② 《全宋文》第172册,第253页。

③ 《全宋文》第172册,第256页。

四

如上所述,宋代俳谐文的主要成就是继承并拓展了俳谐文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手法。在沿袭和拟作时,它往往能够不拘一格,逸出旧规,翻新出奇,表现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颖、独特的艺术构思和日益雅化、人文化的审美意蕴。韩愈著《送穷文》,王之望、崔敦礼等便沿其构思而反其立意,作《留穷文》;柳宗元“乞巧”,王禹偁便“遣拙”;韩愈为毛笔立传,宋人则模仿其笔调,将“假传”的范围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类人文物品,如墨、砚、竹、棋局、酒、宝剑、竹几等等。新的艺术手法和新的文体,也不时地被糅合到俳谐文的创作中,丰富了它的喜剧表现。如方岳《拟文房四制》,便戏拟了当时的朝廷制诰,以宋代流行的四六文体,按照固定的程式,为笔、墨、纸、研加官进爵。又如署名苏轼的《杜仲传》,在戏仿史传的同时,还把北宋中期风靡一时的“以药名入诗”的游戏手法融入其中。文章连续运用杜仲、远志、黄环、雌黄、当归等多味药名,结合其习性、功能,在对话中凸现一位处士的高情逸韵。虽然略显穿凿之痕,倒也新颖可喜。南宋后期的王质《玉女传》,王义山《甘国尧传》、《香山居士传》等便索性为药材立传,通篇充斥着各类药草之名。

与前代相比,宋代俳谐文的社会批判锋芒有所减弱,而文字游戏的味道得以强化,俳谐创作呈现出日益雅化的倾向。南北朝的俳谐文,诸如袁淑《庐山公九锡文》之类,往往在戏谑的形式里,寄寓着明显的针对现实弊端的讽刺性,刘勰《文心雕龙》所谓“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到了宋代,这种社会批判讽刺性仍然常常出现在一些拟体俳谐文中。如洪适《弃猫文》其实是讽刺“尸素而饕餮”者,陈傅良《责盗兰说》谴责的是名实不符的“盗儒”。但总体而言,其深度、力度、广度相对减弱了,针对现实的锋芒更多地让位于纯粹的个人智力、才情的消遣、戏谑。这既是由于宋代的士大夫政治相对清明,同时也与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日益雅化有关。按照普罗普的喜剧理论,讽刺性的戏谑总是与对象内在缺陷的突然暴露联系在一起的。而宋代的假传,它们的对象大多是士大夫平时津津有味地把玩、欣赏的人文日用品。作者立传时注重的是将物之优点与人之高尚品格相关联,而不是以暴露其缺点为指归。如秦观为酒作传,述其广受各阶层的欢迎:“人或召之,不问贵贱,至如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虚己来者,从之如流。布衣寒士,一与之遇,如挟纊。惟不喜释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窃与先生游焉。”吕南公撰《平凉夫人传》,谓竹枕“自是贵豪争求配如夫人,淡氏之媛遂半天下。他日,缙黄之屋亦窃有之”。以上均属喜剧小品中的神来之笔。它是一种善意的调侃,高级的幽默,智力的游戏,却与任何讽刺或牢骚无关^①。

最后,必须指出,宋代的俳谐文创作,就整体而言,其喜剧色彩较之前代要略逊一筹。这主要是因为题材的沿袭而导致先天性的不足。在喜剧作品中,喜剧效果的取得总是依赖于时间上的突然性和出其不意。“突然性”和“出乎意料性”是一切滑稽的共同规律。所以,类似于韩愈《毛颖传》等原创性俳谐文,在问世之初可以惊世骇俗,引起读者阅读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和紧张,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色而力不敢暇”。此后的仿效之作,不管如何穷思竭虑,在喜剧效果的制造上,已经难免由于同一喜剧手法的司空见惯而相形见绌。它给予读者的印象,很难再次达到原创作品般审美上的新奇感、冲击力、震撼性。对此,历代评论者都颇有体会,其批评也是

^① 有几篇假传偶尔也会发泄出一股抑郁不平之气。杨万里《敬侏儒传》为一枝短灯檠立传,叙述它被一枝长灯檠取代:“后丞相稍倦于学,而将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宠……因荐承登同姓敬子长,丞相自是亲子长,而稍疏承登矣。子长身八尺,蜡言甚佞,又善照知丞相娱乐之意而曲从之,且又有内援。丞相久不见承登,一日,因子长在后堂为长夜之饮,偶念承登寥寂。召之,既至,承登精采昏惨,而面目垢污,又冠一小圆帽,状如仰孟。丞相、侍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发怒,骂丞相曰:‘人言齐人多诈,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清秋雨霖相亲于书卷简编者,皆伪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墙角。”此篇俳谐文的构思应受韩愈《短檠歌》启发,韩诗谓:“一朝富贵还自恣,长檠高张照珠翠。吁嗟世事无不然,墙角君看短檠弃。”只是,这类将荒诞不经的戏谑与尖锐严肃的讽刺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的作品,在宋代并不多见。

深中窾会，而非吹毛求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四《广谐史》谓：“一时游戏成文，未尝不可少资讽谕。至于效尤滋甚，面目转同，无益文章，徒烦楮墨，搜罗虽富，亦难免于叠床架屋之讥矣。”焦循《雕菰集》卷一八《书韩退之毛颖传后》谓：“昌黎之前，未有此文，此昌黎之文所以奇。有昌黎之文，踵而效之则陋矣。”

此外，宋人在许多本属俳谐的题材中，经常喜欢不合时宜地孱入一些道德说教，将文中的讽喻之意直截了当地以议论之笔点出。这大大地违背了俳谐文中“隐”的原则，从而减弱了作品的诙谐色彩。这些议论脱离了上下文的游戏语境，不仅不能造成一种亦庄亦谐、寓诙谐于典重的审美效果，反而显得画蛇添足，不伦不类。例如，南朝孔稚圭戏为《北山移文》，以山灵口吻，嘲笑那些身在山林、心存魏阙的假隐士。北宋高僧契嵩沿其窠臼而撰《西山移文》。文章在整体构思上与孔作雷同，但在奠定了作品荒诞不经的喜剧情调后，却又一本正经地发表议论：“与其道在山林，曷若道在于天下？与其乐与猿猱麋鹿，曷若乐与君臣父子？”于是与孔文貌同神异，戏谑诙谐之意全无，迂腐说教之味转浓。这不仅仅是由于时代风会使然，更是作者的喜剧才华悬殊所致，诚如吴闿生《古文范》卷三引曾国藩所谓：“诙诡之文，为古今最难到之诣，从来不可多得者也。”

[作者简介] 刘成国，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发表过专著《荆公新学研究》等。

• 札记 •

南宋三诗人生年考

喻良能《香山集》（四库全书本）卷九《戊子除夕追和陈简斋除夜一首》：“世事年来已饱更，百年今夕两平分。窗间蜡炬偎人暖，瓶里梅花照眼明。瓦屋三间聊足喜，鬓霜千丈总堪惊。明朝同上西山望，应有江湖春水生。”诗题中“戊子”为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诗中言“百年今夕两平分”，可知乾道四年为四十九岁，乾道五年为五十岁。以此上推，喻良能当出生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1120）。卷一六《永祐陵》其三：“小臣生长宣和初，深仁浹髓沦肌肤。”与宣和二年出生亦吻合。

虞传《尊白堂集》（四库全书本）卷一有《除夜书怀》：“吴楚乡风异，悲欢物态多。岁华惊晚暮，吾道恐蹉跎。莫唱黄鸡曲，宁为白石歌。明年六十一，不醉待如何。”按《尊白堂集》卷六《被召上殿札子》，原注云：“庆元庚申二月时为淮东运副。”《吴郡志》卷七“提点刑狱司”：“虞传：以朝请大夫、新除直显谟阁、江西运副、权知平江府，庆元四年到任。依旧兼知平江府。六月，住兼。九月，除直宝文阁、知庐州。”又卷一一“本朝牧守题名”：“虞传：朝散大夫、直焕章阁。庆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磨勘转朝请大夫。十一月，除直显谟阁、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十二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兼知府事。”据此知虞传庆元三年（1197）十一月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兼权知平江府（《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及《全宋诗》虞传小传，皆言“转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兼知平江府”，实应为“兼权知平江府”），权知平江府则当在庆元二年十二月之前。《除夜书怀》云“吴楚乡风异”，则此诗当作于庆元二年十二月，由淮南东路转运副使到平江府任上。“明年六十一”之“明年”即为庆元三年（1197），以此倒推，其生年当为南宋高宗绍兴七年丁巳（1137）。

许及之《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一〇《自和》：“故吾不惜全还我，二十三前是白丁。”许及之为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时年二十三岁，则其生年当在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又卷五《岁除日见白发》：“四十明朝是，俄惊白发新。旧诗曾探借，今语遂为真。不恨身将老，惟怜学转贫。婆娑花县底，谁复念安仁。”淳熙七年（1180），许及之四十岁，知袁州分宜县（明正德《袁州府志》卷六），此诗当即作于出任分宜县前夕。

（韩立平）